

赞比亚

上册

〔英〕理查德·霍尔 著

商务印书馆

卡《中非邮报》的一篇社论指出：“南罗得西亚所追求的是我们的钱。难道有任何人相信，那怕是一瞬间相信，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大赚其钱的铜矿，南罗得西亚会有一点同我们结成联邦的愿望吗？”^①在战后年代里，南罗得西亚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过于紧张，需要有额外的收入，以便维持到次要的工业部门可以赢利的时候。

这次会议完全是非正式的，卢萨卡秘书厅的高级文官们决定保持审慎的中立态度。县专员们感到不好应付那些要求说明情况的非洲人，就去问土著事务秘书该说些什么。土著事务秘书和首席秘书讨论后，向各个公署发出一份通知说，告诉非洲人，在作出任何有关成立联邦的决定前，将先
146 由各省会议和非洲人代表会议进行投票。^②由此推论（这个推论使人误解），似乎这种投票会影响事态的进程。但是，由于1948年11月韦伦斯基在新立法会议开幕时的讲话，非洲人的意见已经明确。选举出来的白人委员已取得和有官职的委员

① 《中非邮报》，1949年3月3日。1949年北罗得西亚有了明显的贸易顺差一千二百万英镑；1952年顺差超过四千二百万英镑。

② 日期是1949年3月8日，卢萨卡档案MS/1013/1/1。

两个部分之间诚心诚意的合作政策，才符合北罗得西亚当前的以及长远的利益。”^①赫德森提到伙伴关系是很有启发的，因为伙伴关系将要成为联邦的前导。然而，伙伴关系用在中非洲的种族关系方面也并不新鲜——斯图尔特·戈尔-布朗爵士早在 1935 年皇家非洲学会学报的一篇文章里就已经有过这种提法。^②

当然，一切都在于如何解释赫德森所细心表达的“真正伙伴关系”。联邦主义者认为，非洲人从未真正要求过伙伴关系，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统治上。毫无疑问，非洲人认为自己处于受监护的状态，这种状态最终将使他们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在战后最初的年代里，非洲人对英国政府及其在殖民地管理机构中的代表，仍然保持着极大的信任。虽然到 1948 年北罗得西亚¹⁴⁷的种族关系已比十年前紧张得多，^③但是，非洲人

① 《非洲人代表会议记录》，1948 年。

② “我深信，非洲唯一的希望不在于种族隔离或双头政治，不在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种族进行镇压，甚至也不在于某种仁慈的专制，而是在于白人和黑人之间逐渐地和耐心地形成的合作。”

③ 斯图尔特·戈尔-布朗爵士，《立法会议记录》第 62 号，1948 年 11 月。

极力避免显露出不合作的样子。因此在 1949 年 1 月，大会党总书记鲁宾逊·纳布利亚托给首席秘书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允许非洲人出席维多利亚瀑布城的会议：“我们害怕欧洲人的威胁，在决定赞成或反对成立联邦之前，必须了解我们的处境。”^① 纳布利亚托极力主张，如果允许非洲人代表团出席，应由土著事务秘书陪同。但这一建议毫无结果。立法会议的两个非洲人委员之一纳尔逊·纳卢曼戈呼吁，召开中非洲各领地的非洲人会议来研究他们的态度，但也毫无结果。^②

当戈弗雷·哈金斯爵士表明态度的消息为大家知道以后，分歧扩大了。戈尔-布朗在全国各地召集会议，收集反映。他说，他自己还未下定决心。但是，他的听众已经下了决心。在钦戈拉举行的一次会议持续了五小时以上，结束时一致拒绝成立联邦。^③ 殖民大臣阿瑟·克里奇-琼斯 4 月访问北罗得西亚时，非洲人矿工工会（此时已有一万一千五百会员）向他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强烈反

① 卢萨卡档案，MS/1013/1/1。

② 同上。

③ 同上。

对成立联邦。克里奇-琼斯试图消除非洲人的疑虑，在返回伦敦前说道：“永久性的白人定居地需要加以控制。由于北罗得西亚是一个保护国，已赐予非洲人某些固有的权利，因此，在发展农业方面，对欧洲人有一些明确的限制。”他接着强调指出，白人将在北罗得西亚占有永久的地位。但是，他对英国政策的概述激怒了韦伦斯基。韦伦斯基反唇相讥说：“假如英国政府要执行这种政策，就必须派军队到这个国家来促其实现……北罗得西亚要是成为一个非洲人的国家，我是永远不会接受的。”^①这番讲话使小伙伴非洲人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

与此同时，有人正在伦敦北郊的布朗德斯伯雷公园准备一篇精心写作的申诉书。离开尼亚萨家乡三十多年的黑斯廷斯·班达博士，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对白人移民的意图感到担心的非洲学生。其中有一个名叫哈里·恩坎布拉的教师，他在戈尔-布朗的担保下先是在乌干达的马克雷雷学院学习，后来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这群学生决定由班达和恩坎布拉写一份备忘录，交给英

^① 韦伦斯基：《韦伦斯基的四千天》，第34页。

正如 1949 年度殖民事务年报所指出的,在这一年中,非洲人对联邦制的反对“增加了,舆论更多¹⁴⁹了”。另外,英国政府还没有承诺成立联邦。因此,文官们投赞成票就会束缚伦敦的手脚,使它甚至在联邦宪法制订出来之前就得断然无条件地接受联邦。官方表示的这种中立态度使韦伦斯基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他说,这是“我们的运动所受到的近乎致命的打击”。^①他说得对,文官们当时是得到非洲人广泛信任的,因此非洲人把退出会场看作是谴责成立联邦的一种行动。韦伦斯基从未考虑是否私下里加紧推动也许更为明智一些,而不要试图进行公开的不成熟的较量。

辩论表明,韦伦斯基的追随者采取的是进攻的姿态,而人数不多的非洲人骨干和任命的委员则还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韦伦斯基集中阐述成立联邦在经济方面的好处,并且说,怀疑白人移民的动机使人非常愤慨。“对一个饿肚子的人来说,政治权利毕竟意义很小。如果我们真正关心非洲人,那就让我们使他们在经济上得到发展,政治权利可以放后一点。”一个铁路员工萨金特问道,英

^① 韦伦斯基:《韦伦斯基的四千天》,第 36 页。

国政府里是否有人“理解波士顿茶党案”^①，并说，他不知历史是否就要重演，“因为我可以看到那种情况正在到来”。一个矿工发言人雷克斯·兰格^②强调指出，需要在中非洲建立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国家”，还说“欧洲人在智力方面高于当地的种族”。一个所谓低级种族的亨利·卡索科洛牧师说，“我想着重谈谈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所寻求的是这样一个北罗得西亚：所有的种族都愉快地生活在一起，都有均等的机会分享国家的一切资源，一律平等，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我们憎恨这个国家里任何意味着一个种族从属于另一个种族的事物。”卡索科洛抱怨说，可是维多利亚瀑布城会议的做法使人产生了明显的怀疑。斯图尔特·戈尔-布朗爵士也详尽地阐述了这一事实。

在1950年的大半年里，由于英国的政局，哈金斯和韦伦斯基争取尽早成立联邦的运动大部停顿了下来。2月英国大选时，工党的“庄严”纲领受到了公共舆论的检验，1945年的一百八十六票

① 1773年12月16日，北美殖民地波士顿城居民为反对茶叶税而进行的反英斗争。——译者

② 雷克斯·兰格(Rex Lange)后来将自己的名字拼为 Rex L'Ange。

事本身就足以使非洲人确信，他们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会议的主席是联邦关系部一个有名的官员乔治·巴克斯特，他是一个狂热的联邦主义者。^①

南罗得西亚代表团按照哈金斯(他仍在谈论合并)的指示,要求尽可能紧密的联合。两个保护国代表团则谨慎得多。官员们会谈了三周以后拟出了建议,他们断言:“我们所建议的解决办法是一个真正的联邦机构。”^② 会议遇到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南罗得西亚的“土著政策”,同治理尼亚萨兰和在较小程度上也是治理北罗得西亚的托管原则联系起来。官员们的回答是,土著事务仍将留给各领地负责,并在联邦机构中增加保护措施。^③ 因此,建议设立一名负责非洲人利益的联邦部长和一个非洲人事务局,局的成员将包括三个领地的土著事务秘书。这一机构可以迫使总督在英国政府研究前暂不批准任何歧视性的立法。由

① 韦伦斯基:《韦伦斯基的四千天》,第 37 页。

② 《敕书》8233。

③ 对各种建议和以后直到 1953 年各种组织形式的完整的分析,见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M. Franck):《种族和民族主义》(Race and Nationalism),1960 年版,第 40-63 页。

于英国一直拥有否决南罗得西亚歧视性法律的权力（尽管二十五年来从未使用过），本来可以期望哈金斯及其内阁把联邦的“保护措施”作为类似的橱窗，不料哈金斯却认为所建议的非洲人利益部长是“巢里的杜鹃”，^①因而拒绝接受。南罗得西亚土著事务部长帕特里克·弗莱彻说，“非洲人的意见不算数”。弗莱彻感到恼火，因为联邦关系国务大臣帕特里克·戈登·沃尔克当时正在中非巡视，一再听取了南罗得西亚土著包括酋长们提出的这一意见：只有将北部的政策引进南罗得西亚，他们才会赞成成立联邦。英国工党领导人好征求多数意见的习惯大大地激怒了南罗得西亚人。哈金斯认为，这只会使非洲人感到困惑和恐惧。

1951年6月中旬公布了官方建议并宣布将于9月在维多利亚瀑布城举行政治会议进行研究，在这以后，公众的兴趣逐渐增长。在英国，象¹⁵²《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和《观察家报》等报纸已开始发表社论，评论由于非洲人的担心而引

① 杜鹃在其他鸟类的巢中产卵，由巢主代为孵卵育雏。雏出壳后，常推出巢主的雏鸟而独受哺育。英殖民主义者以此比喻攻击非洲人。——译者

起的困难。黑斯廷斯·班达博士印发了他和恩坎布拉两年前准备的那个备忘录的修订稿。恩坎布拉此时已回到北罗得西亚——当局不喜欢他，因为他同费边主义者在一起搞了过多的政治活动，没有通过伦敦大学的考试。他旅行到贝拉去拾贝壳，卖给南方省的部族，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非洲人大会的领导人请恩坎布拉在卢萨卡的卡布瓦塔举行的会议上讲话，他的激烈言词打动了听众。^①他愤怒地拒绝担任政府的职员。1951年7月，他轻而易举地当选为大会党主席。前任主席戈德温·勒瓦尼卡屈服于巴罗策兰亲联邦派的压力，不久就离开本国到瑞士果峰“道德重整会”学习去了。在恩坎布拉强有力的领导下，非洲人大会（它的名称又加上了“国民”二字）的影响从卢萨卡的奇伦吉总部迅速扩展到全国。这个党指定了省、县各级党的官员，同各酋长进行接触寻求支持，并大规模募集基金，还同非洲人矿工工会（到1951年已有两万多名会员）建立了密切的协调关系。

在一片相互指责声中，第二次维多利亚瀑布

^① 卡普韦普韦私人信件。另见卡翁达：《赞比亚一定要获得自由》（Zambia Shall Be Free），1962年，第43页。

城会议在南罗得西亚总督约翰·肯尼迪爵士的主持下开幕了。拥护大会党的人举着反对联邦的标语出现在维多利亚瀑布桥附近，并在许多城镇举行了抗议集会。恩坎布拉的政治活动得到了大会党两个白人党员——前省专员托马斯·福克斯-皮特指挥官和青年激进分子西蒙·朱卡斯的帮助。尽管哈金斯不乐意，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都有几个非洲人参加了会议。虽然格里菲思兴高采烈，将此看作是有希望的象征，但是代表们都反对成立联邦(联邦这个词现在已很有可能写成专有名词了)。南罗得西亚土著的意见，委托了帕特里克·弗莱彻来进行陈述。这次会议没有得出结论，因为开会期间传来了艾德礼决定在英国举行大选的消息。毫不奇怪，这个消息转移了格里菲思和戈登·沃尔克的注意力而使哈金斯感到高兴。哈金斯清楚，他的政策同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的保守党的政策要合拍得多。甚至韦伦斯基(他现在已不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且解散了他自己的工党)也认识到，他同象索尔兹伯里勋爵那样的英国贵族有更多的共同点。

使恩坎布拉及其追随者惊慌的是，保守党以

进一步肯定,该条款规定,在联邦和各领地的职责关系上作任何改动,都需得到英国、联邦议会和所有三个领地的立法机构的同意。戈弗雷·哈金斯爵士曾经很想把警察和司法机构置于联邦控制之下,但是遇到了阻碍。现在,这部宪法使得将来某个时候要作这样重大的变动非常困难了。

159

7月,女王批准了这项立法,授权用敕令颁布联邦宪法。工党和自由党曾在议会里进行最后的挣扎来反对已成定局的联邦,但一再遭到挫败。克莱门特·艾德礼承认失败了。他说,现在大家的责任是“尽我们的最大力量”使联邦开始工作。

大会党“全国祈祷”的失败引出了下面的后果。8月,四百名代表在卢萨卡一家啤酒馆里举行会议。会场笼罩着一片绝望的气氛,因为联邦将于10月23日成立,四年来的反对活动一事无成。选举党的高级官员时,只有恩坎布拉保住了位子。至于其他人,代表们要求一概下台。现在是有斗争精神的青年们上台的时候了。对总书记这个关键职位,有两个人得到提名。代表们之间的情绪如此紧张,以致计算选票时谁都信不过谁。^①恩坎

^① 巴顿(F. Barton)私人信件。

布拉转向一个名叫弗兰克·巴顿的本地记者，要求他充当监票人。选票放在一顶帽子里，巴顿数票数到一半时，大家已经清楚谁将取胜了。他追忆道：“当我指着那个目光炯炯、穿着一条破旧短裤的人时，大家欢呼雷动。”当选的是肯尼思·卡翁达。

第二节 骄傲的年代

惠尔博士在研究各种联邦形式的政府如何进行工作时曾说，中非联邦遇到的困难不是因为它的组织结构，而是因为它毕竟是个联邦，而非洲人反对把控制权交在欧洲人手里，“结果，联邦的政治历史只是非洲民族主义者与欧洲人争夺权力的斗争，而关于联邦体制的正常工作却没有提供什么材料。”^① 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在 1953—1958 年开头的五年就得出这样的判断，好象过于轻率了。的确，种族的争执日益加剧，但是一般都淹没在物质进步所引起的乐观主义浪潮之中。形势发展似

^① 惠尔(K.C.Wheare):《联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 1963 年版,第 28 页。

年，一万一千人；1956 年，一万八千人。

除了有大量的金钱和源源而来的投资外，联邦主义者的成绩还可以加上一条，即统一联邦党本身所取得的霸权。在联邦议会的三十五席中，该党占有二十六席。六个非洲人和三个代表非洲人利益的委员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抛在一边。1954 年 2 月，在北罗得西亚立法扩大会议的十三个选举产生的席位中，统一联邦党夺得十席。虽然在北罗得西亚没有象罗伊·韦伦斯基爵士曾经答应过的那样进行公民投票，但是，结果表明，至少白人是赞同成立联邦的。随着韦伦斯基爵士离职去担任联邦运输和交通部长，政治领导权落到了代表布罗肯-希尔的一个名叫约翰·罗伯茨的农民身上。长期以来，布罗肯-希尔一直是韦伦斯基爵士的选区，他在联邦议会里继续代表该地区。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按照联邦宪法，权力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各领地政府掌握。分权的方式有力地表明，照管白人利益的是中央政府。欧洲人的教育和农业“属联邦”，而非洲人的教育和农业仍由当地管辖。联邦负责的其他问题包括防务、税收、邮政和移民。司

法和治安仍由各领地负责，这一条看来最初并没有使联邦政府感到担心，因为各地的专门分支机构同索尔兹伯里的联邦情报保安局有经常的联系。^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初几年，联邦的事务是由南罗得西亚控制的。莫尔文勋爵（前戈弗雷·161哈金斯爵士）在1956年11月以前一直担任总理。自从战前很久以来，他一直是南罗得西亚政治家的领袖。他的六人内阁包括四个南罗得西亚人、一个北罗得西亚人和一个尼亚萨兰人。因此，当1954年初宣布南罗得西亚首都索尔兹伯里也将成为联邦首都时，并没有使人感到惊奇。通常的做法（堪培拉即是一例）是避免选择一个领地或一个州的首府同时也作为联邦的首都。中非联邦成立以前，罗伊·韦伦斯基爵士本人就曾主张选择某个“中立的”城市。六年后，蒙克顿委员会指出，选择索尔兹伯里作为首都如何加剧了非洲人的对立。^② 实际上，一个特别委员会最初曾建议，最好

① 见霍恩的陈述，载《立法会议记录》第91号，1957年3月。

② 《蒙克顿报告》(Monckton Report)，第90页。

将首都设在北罗得西亚，但是，在联邦内阁反对下，撤消了此议。

由于主要的工商业组织，如北罗得西亚各铜矿公司，将总部移到政权所在地，索尔兹伯里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新旅馆开业了，生意兴隆。在卢萨卡，各采矿集团和英国南非公司 1951 年用二十万英镑修建的豪华的里奇韦旅馆，却无人光顾，几乎全空着。在联邦时期，这家旅馆损失了三十万英镑。南罗得西亚在联邦收入的分配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优先权，虽然具体数字是几年后才有的。

在北罗得西亚，文官们对联邦政府的活动最初完全没有提出异议。大家在某种程度上松了一口气，因为罗伊·韦伦斯基爵士不在那里了，不再能在辩论中折磨他们了。韦伦斯基利用最后一次参加北罗得西亚立法会议的机会重申：“殖民部表现出决心要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紧地抓住这个国家，我的选举产生的同事们和我本人对此感到愤慨。”^①另外，实际情况是，支持联邦现已成为官方政策。正如吉尔伯特·雷尼爵士对总督卢埃林勋爵和联邦政府的诺言所表明的：北罗得西亚将“全

^① 《立法会议记录》第 80 号，1955 年 11 月。

心全意同他们合作，使新的安排得以进行——而且顺利地进行”。^①最后，联邦是英国保守党政府的产物，从阶级背景来说，文官们是倾向于同情保守党政府的。

这种普遍的默认情绪，在 1955 年初首次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联邦政府不顾十八个月前戈弗雷·哈金斯爵士（代表南罗得西亚）和吉尔伯特·¹⁶²雷尼爵士（代表北罗得西亚）所签订的关于联邦政府首先在北罗得西亚境内卡富韦河上兴建水坝的协议，单方面决定修建耗资九千万英镑的卡里巴水坝。联邦内阁采取这一措施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待北罗得西亚的傲慢态度。事先根本没有同北罗得西亚政府协商，北罗得西亚的首席秘书威廉斯后来揭露，他第一次知道这个决定是从一个朋友给他的报纸上看到的。^②联邦政府不管 1953 年 9 月 3 日的协议，不顾北罗得西亚已经为卡富韦工程的准备工作用掉五十多万英镑，而选择了卡里巴工程，这种做法还有一层意义：联邦需要为自己树立一个有巨大威望的象征，而一个

① 《立法会议记录》第 80 号，1955 年 11 月。

② 上引文件，第 84 号，1955 年 3 月。